

夏芸

平桥区 朱跃杰

春种,夏芸,秋收,冬藏。

何为“芸”,古语“芸”同“耘”,即除草之意。《康熙字典》如此解释,古之用意,一直延续至今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在农村插队时,我们生产队夏季除草分两种,既稻田和旱作物除草。稻田除草,我们当地称为耨秧草,那时还未除草醚之类的化学农药,全凭一把秧耙子,纵横秧田,除弊兴利。这种秧耙大约五指宽,与秧田的行距大体相等,上面安有铁耙钉,秧耙上的铁齿,在秧田来回反复地摩擦,把杂草一一除掉,确保秧苗一枝独秀,充分吸收营养。

耨秧草,正值夏日,烈日炎炎。生产队五点多就出工,早起空气很凉爽,草尖上还挂着露水。干了一会儿,太阳渐渐上升,在水田里闷热难耐。我和社员们一样,顶着一个破草帽,在密不透风的稻田来回穿梭,稻田里的“马鳖字”不时窜到脚面吸血;一不留神,还有“长虫”(家乡方言意即:土蛇)从眼前闪过,吓得心惊肉跳。

生产队稻田大都是大块田

地,十几个社员下田后,一字排开,每人耨五、六行秧草。秧草是当地对杂草的统称,至于都叫什么名称,大多说不清楚;这些草生命力强,有的贴着水面长,有的根深难以除掉。有些草耨掉后,用脚踩到泥里,使其不能再生长;还有秧耙耨不动的,要动手连根拔掉,扔到田埂上曝晒。耨秧草并不寂寞,一块大田十几号人马,有拉家常的,有唱秧歌的,有讲笑话的。干着,乐着,汗滴直往下淌,也没觉着累,一会儿就耨到了地头,喝一瓢“井拔凉”,那真叫个爽。

夏季,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汛期,老天爷就像“孩儿脸一日三变。”耨秧草时,还是大毒太阳,一会儿就乌云翻滚,大雨滂沱,你想跑也跑不及,淋得如落汤鸡。大雨过后,田满堰满,田里水过多,也不利于水稻生长,生产队组织社员扒田豁子,放掉多余的水。这时,不少社员拿着箬子、簸箕等,在豁子旁堵鱼,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,拿着箬子堵在豁子旁,也不知从哪冲来的鱼,一会就堵几条小鲫鱼。油煎鲫鱼,是最好吃的,

只是这种做法太费油,我们舍不得,只好用最简易的做法,清炖鲫鱼。那时没啥好吃的,能吃上清炖鲫鱼,也算打牙祭了。香,真香,一霎间美滋滋的。

耨秧草是重复劳动,不是一蹴而就,在稻子成熟之前,要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劳作,这时才理解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这句古诗的深刻含义。

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”这是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一首《归田园居》,五柳先生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愤而辞官,归隐田园。农事之辛苦,使其有感而发,种豆并非得豆,还要辛勤的打理才行。

旱地里除草,太阳越毒,越要出工,野草在烈日下,才能晒死。烈日炎炎,在骄阳的曝晒下,脚下暑气升腾,汗水浸湿衣衫,我们手持笨重的锄头,一铲又一铲。除草也有学问,要用锄头尖小心翼翼,往后轻轻用力拉,不能使蛮劲;否则,不小心就会连苗带草一起除掉,甚至草没除掉,把苗给铲了。这是力的角逐,也是巧的较量,在一拉一锄之间,一半是粗犷,一半是温柔,可恨的野草,被大地无私开除。

在旱地除草时,与很多野菜不

期而遇,马齿苋就是其中一种,这种野菜在旱地里最为常见,社员们时常用来做菜吃。一次与妇女队长一起除草,她告知凉拌马齿苋的秘籍,给我传授做法,“马齿苋洗净,用开水焯一道,撒一点盐,淋上适当的酱油和醋,有香油浇上一点更好,拌匀后就是一盘凉菜。”她爱人是大队的赤脚医生,其耳濡目染,也懂得一些医学常识,还讲一些马齿苋的药用功能,什么治热毒血痢、湿疹,还有蛇虫咬伤、便血等。妇女队长一席话,说的我嘴直馋,中午收工后,迫不及待地带回一把马齿苋。

回到茅屋,我和另一知青一起,就马不停蹄地忙乎起来,他点火烧开水,我麻利地清洗马齿苋,待锅里水烧开后,马齿苋入锅焯一道水,捞出切成一截一截的,用盐、酱油作调料。那时生活比较艰苦,我们很少买醋之类的调味品,更不用说香油了。或许是缺少香油和醋的加持,这道凉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吃,味道有点酸酸的,还有点齁牙。

稻子黄了,庄稼成熟了,天气渐渐转凉,夏日一天天地远去。秋天要来了,这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

那个叫雷店村的地方

浉河区 赵思芳

(紧接上期本版)

教我地理的是韩建国老师,在我的记忆里,他瘦瘦的高高的,特别有精神,课下爱打乒乓球。那时地理这门学科中招不考,我没有好好学习。每逢外出,我不辨东西南北的时候,我都悔恨当年没有学好地理。

教我们体育的是易成志老师,他皮肤黑亮,身材纤瘦。他和我一个村子,家住万象河畔。他曾带我们早上跑步,也曾教我们做广播操,还教我跳远、打排球。少时的我,体弱多病,体育一直是弱项,但老师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,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。

每一个少年都爱做梦,十几岁的我不知文学是什么,但就是喜欢读书。学校有位叫郭胜利的年轻教师,听说爱好写作,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,我想那大概是熬夜爬格子的缘故,有一次听他的文学讲座,具体讲什么,我已记不清了。今天想来,他的那节课是对我最初的

文学启蒙。

有道是师者,传道,授业,解惑也。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可我这个学生,自从离开雷店初中以后,再也没有拜过师门,真可谓不孝之徒。做了三十年教师以后,再来想想当年的老师们,他们是多么的不易,他们一个个靠着两条腿,每周末跋涉十几里山路,一住就是一个周,家里的妻子、孩子照顾不了,地里的庄稼不能侍弄。可他们心里却装着全乡父老的最优秀儿女的教育。

过去了这么多年,我曾不止一次地梦里回到那个校园。看着我现在任教的中学校园,眼前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们,我就想如能回到青春年少,回到那个叫雷店村的地方,重温一下初中生活该多好啊!

八十年代,刚刚实行联产责任制,家家户户还吃不饱饭。每次从家里到学校,母亲给我的小书包装了几斤米,一个咸菜缸子。母亲每次送到村口叮嘱我说,到学校别克

扣自己,一定吃饱饭。家里的困境,我是知道的,田地少,父亲拉着毛驴车挣不了几个钱。到了学校,我每天打七两饭,两稀三干,即早晚二两稀饭,中午三两干饭,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。那稀饭,能照得出人影,吃了就跟没吃一样。一个深夜,我迷迷糊糊听见寝室里发出声响,定神细听,那是菜缸子发出的声音,原来有个同学在偷别人的菜吃呢。第二天下早自习时,一个同学在寝室里破口大骂那个偷菜贼。

那年秋天,细雨连绵,很多同学身上、手上奇痒无比,原来同学们生疥疮了。校长和老师们看在眼里,他们给我们配了一种含有硫黄的药膏,上课前同学们涂上药膏,教室里顿时弥漫硫黄的气味。每天大课间,老师们组织同学给寝室通风,翻晒被褥。

学校的清苦生活,让我十分想家,想念母亲做的一口热饭,想念有父母、姐姐、弟弟陪伴的家。每次回家,只要走到万象河畔的赵湾村,我就激动不已,站在高坡上的村支部,就能看到我的家了。当返回学校,走到这个村子时,心里顿

时笼罩一层愁绪。

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朵花的话,那么出生即是破土;开始上小学,算是开始长出枝叶;上了初中,便开始打花苞。初中的女孩子,每一个都是即将绽放的花骨朵。我们渴望用美丽的衣服来装扮自己,哪怕嚼着菜根,哪怕就着咸菜。班里有个女生,皮肤白皙,学习成绩好,能力强。有一次她陡然说:自己如果拥有美貌和才华多好啊。她眸子里期盼的眼神,当时就感染了我。班里还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生,从小就定了娃娃亲。端午节后返回学校,将男方家送的粉红色的衬衫、纱巾、花鞋垫子带到学校,让我们欣赏。然后她将衣物折叠得整整齐齐,小心翼翼地放在在枕头下。当时,我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的一颦一笑,并想象着她夜里会做一个个甜美的梦吧。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,只是特别喜欢看穿上花衣服的女生,并幻想自己也能穿上漂亮的新衣服。每周一,女生们从家里来,寝室里谁穿上好看的新衣服,大家都会围上去看上很久。

(未完待续)

信阳市文学院协办